

隨筆·觀察

## 居家文化芻議

• 李 劫

在幾年前寫的一部專門論述中國歷史文化的論著中，我曾把中國文化空間簡化為廟堂和江湖的組合，其中的廟堂文化又可稱為庭院文化，而這種庭院文化從另一個角度說，則是我現在想談論的居家文化。

當海德格爾 (Martin Heidegger) 引用荷爾德林 (Friedrich Hölderlin) 的詩句聲稱人類詩意地居住在這地球上時，他沒有把這樣的居住與家或者說與庭院聯繫起來。因為西方文化是一種人本主義的文化，通常以個人為基點和視點；所以海德格爾在論述「此在」的時候，絲毫沒有考慮過「此在」背後的「家在」問題。這跟為海氏晚年所十分崇拜的老子是不一樣的，儘管老子講說的「道」要比海氏的「此在」恢宏得多，但老子的「小國寡民」說卻沒忘了他所置身的文化空間的居家特性。順便說一句，這又是老子與莊子的不同之處，因為比起老子，莊子似乎更多的嚮往自然、嚮往江湖、嚮往鯤鵬展翅式的流浪，而不留戀甚麼居家，哪怕是小國寡民式的家居形態，也不在莊子的關注之下。

比起鯤鵬展翅式的流浪，居家顯然不是陽剛的，而是陰柔的；不是男性的，而是女性的。正如對天地間的嚮往通常具有一種雄性的陽剛氣度，於居家的流連忘返則是一種十分女性化的溫柔。當孔子把詩教定位在「溫柔敦厚」的審美精神上時，孔子同時也道出了他所熱衷的詩學乃是居家的詩學，而不是莊子那種與天地合一與萬物相齊的浪子詩學。儘管後來的中國文人騷客並不完全以孔子的詩學為然，但他們之於居家的津津樂道和對家園、對庭院的流連忘返，卻從來沒有淡化過。連屈原那樣的大詩人，也在流浪之際深深地懷戀着他那以皇宮為標記的家園，更毋需說其他詩人。比如杜甫，比如李白。杜甫痛感於家室的飄零，才寫下了那首「離騷」般的「五百字詠懷」。而李白則是因為被逐出了宮廷才變得牢騷滿腹，要是宮廷成了他的「家園」，他是絕對不會那麼憤憤不平的。

或許是因為中國人傳統的居家與庭院之間那種密不可分的關聯，致使人們有了對理想中居家的依戀和嚮

往，而一般人又把這理想的庭院跟皇宮混而為一，彷彿皇宮仍是最高形態的居家，不僅具有「九五」之尊的高貴，而且直接意味着對天下的佔有。於是，對居家的渴望變成了對天下的野心。這種野心支配了一代又一代的英雄和帝王，或者說，沒有成為帝王的英雄和作為英雄的帝王。莊子當年那種鯤鵬展翅的陽剛氣度，到了後來變成了「問蒼茫大地，誰主沉浮？」相比之下，那種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返」的豪傑氣概，幾乎變成了一種「傻B」行為，人們只是一再地談論，而沒人願意身體力行；大家都希望別人一去不復返，誰也不願意把自己的性命當兒戲。美其名曰：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；或者說：同學們，大家起來，擔負起天下的興亡。既然有天下興亡的重任在身，那麼就應該把犧牲讓給別人，把「重任」留給自己。在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裏，又當然是誰強誰擔重任，誰弱誰作犧牲。於是，在男人和女人之間，女人多犧牲一點；在書生與強盜之間，最後總是書生把重任讓給了強盜而不是相反，如此等等。究其原因，不是中國人不要家，而是對天下的佔有心理實在太害人。居家一旦變成了皇宮，變成了天下，男人就變成了為天下而拼命的瘋子。

當然，也有一些沒有發瘋的男人，比如《閑情偶記》的作者李漁，就是一個人情味十足的居家型男人。在一些為天下奔忙的男人眼中，李漁這樣的男人也許是不屑一顧的，至多只是花花公子。人們也許會讚賞歸有光那樣的居家者，因為他不僅喪妻，而且活得淒淒慘慘，不像李漁那樣大富大貴。然而，在我想來，人的正常與否，不在於是貧寒還是富貴，而在於

心態是否健康。比如大唐詩人王維和孟浩然之間，就不能以貧富論心態，而應該以心態論貧富。居家的安逸與否，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心態而不在於貧富。心安則家安，心亂則家散。

由此想到了巴金的小說《家》，想到了小說有關家如何分崩離析的描述；也想到了曹禺的《雷雨》，想到了《雷雨》中的家長是如何的可怕可憎。居家的溫馨在此完全消失，只看見家中的黑暗和陰冷，家長的殘暴和陰鷙。毋庸置疑，這些都是事實，而且我也曾參觀過與這種居家相應的「庭院」建築，比如皖南一帶建於明清之際的民居，的確讓人感覺陰森可怕。然而，我認為這不是居家出了問題，而是跟居家相關的文化有毛病。當巴金在「五四」精神的感召下寫出覺新那樣的年輕人時，他同時也道出當時的人們對天下興亡的熱情和趨從。由於山河的破碎，導致了家園的凋零，而又由於家園的凋零，造成了青年一代從家中的出走。在整個歷史變遷的過程中，最大的犧牲者不是家長也不是出走的青年，而就是在這一變遷中更加無依無靠的女人。比如那個叫做鳴鳳的女孩子。在老式家長的迫逼下，鳴鳳曾經對年輕的、未來的家長覺新抱過希望，但覺新卻因為忙着寫革命文章而把她推開了。相比於擔負天下的興亡，鳴鳳似乎算不了甚麼。也因為是擔負了天下的興亡，無數的覺新理直氣壯地推開了無數個鳴鳳。一直推了將近半個世紀，推得鳴鳳們最後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洋人，才使覺新們突然發現，女人的資源正在迅速地流失。在一個女孩子以嫁給洋人為自豪的年頭，覺新們變得可笑起來，因為他們發現如今不是覺新推開鳴鳳而是鳴鳳推開覺新的時代。



於是，中國居家文化在這樣的時代裏開始了自身的重新構建。過去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如今已經有了新內容，先把天下看清楚，再把國家弄明白，然後把家給安頓好，最後舒舒坦坦地坐在裝修一新的房子裏長長地吐出一口濁氣：流浪了半個世紀，現在總算回來了。正如80年代出國是一種時尚一樣，如今回家成了一種潮流。不僅當年出國的忙着回家，就是沒有出國的也在忙着找家、建家、裝修家，最後回家。有的是先找了鳴鳳再找家，有的先造了家再四處找鳴鳳。中國的男人到了世紀末幾乎全都變得那麼想家、那麼要回家，正如本世紀初他們一個個忙着離家出走去為天下而拼命一樣。歷史就以這樣的方式作了一個輪迴，以世紀初的離家開始，以世紀末的回家告終。早年對家的批判在如今已不再成為美談，而成了一件遙遠的往事；相反，李漁的《閑情偶記》卻在一代新的家長手裏被再三再四的翻閱，那樣的閑情逸志彷彿成了他們重新嚮往的理想。從某種

義意上說，整個國家的是否安定、能否繁榮，就取決於能不能讓大家把各自的家給安頓好。家安心安，心安國安；居家一面連着國家，一面連着人心，居家重新成了整個民族文化的重心所在。能不能讓天下蒼生個個有家可歸，成了整個國家的當務之急。

這麼談論居家文化並沒有憂國憂民的意思，而只是想指出，居家在今天已經變得如此重要，以致成了一股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。就居家本身而言，其性質是溫存的、輕柔的，而不是暴烈的、氣勢洶洶的。回家的人們不僅要請客吃飯，還要繪畫繡花，講究雅致，提倡從容不迫、文質彬彬。因為這是居家文化的基本特徵。早年被遺棄的鳴鳳們，正站在一幢幢新居的門口朝着覺新們微笑：革命結束了，回家吧，回家。

**李 劫** 文學評論家，現任教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。